

美国文学史论译丛

# 华盛顿·欧文 的世界

[美] VAN WYCK BROOKS 著

THE WORLD  
OF WASHINGTON  
IRVING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I 712.094/1

美国文学史论译丛

# 华盛顿·欧文的世界

## THE WORLD OF WASHINGTON IRVING

[美] VAN WYCK BROOKS 著

林晓帆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586382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The World of Washington Irving**  
**Van Wyck Brook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 "The  
World of Washington Irving" by Van Wyck Brooks.

Copyright Van Wyck Brooks, 1944.

Copyright Renewed Gladys Brooks, 1972.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utton, an imprint of New  
American Library, a division of Penguin Books US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华盛顿·欧文的世界**

林晓帆 译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上海欧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

开本 850×1168 1/32 14.75印张 375千字

1993年6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 501—3 500册

ISBN 7-81009-792-X

1·061 定价: 24.00元

## 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范怀克·布鲁克斯是最有影响，也最有争论的美国批评家之一。作者为了美国的进步事业而把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跟积极精神结合起来，把美国社会从一种商业利益居于主导地位的文明转变为实现共和国创建时期所揭示的民主和平等的理想的文明。作者在本书中详尽地介绍了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威廉·卡伦·布赖恩特、威廉·吉尔摩·西姆斯、埃德加·爱伦·坡、托马斯·杰斐逊及华盛顿·欧文等人，也讨论了一大批次要的文学人物和画家，生物学家，政治人物以及哺育了这些创造性人物的地区性的局部文化。虽然美国的批评家们对《华盛顿·欧文的世界》的看法褒贬不一，但作者为了创造一个他们自己有用的过去，按照他们自己的关于民主传统的观念，锻造他们自己的历史而作的潜心研究以及他的献身学术、勤奋不辍和艺术完美的榜样，其他美国文学批评家们难以与他并驾齐驱。

本书对研究近代美国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的研究人员、高校教师、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书的脚注包括作者原注和译者注。

本书系美国匹茨堡大学英语系教授、文学博士迈克尔·赫尔方(Michael Helfand)于1979年夏至1980年夏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期间推荐翻译出版的《美国文学史论译丛》之一，他为本丛书各书中译本的出版撰写了序言。《美国文学史论译丛》已列为上海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的一个重要科研项目。

一九九二年元月

# 中译本序言

## I

《**华**盛顿·欧文的世界》(1944)是一部五卷本的美国文学史《**华**创造者和发现者》<sup>1</sup>中的一册,作者范怀克·布鲁克斯是最有影响也最有争论的美国批评家之一。此书出版时,布鲁克斯的漫长的写作生涯(1908—1963)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了很久,他一生写作都是为了美国的进步事业而把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跟政治的积极精神结合起来。确实,布鲁克斯始终认为作为批评家他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成为一场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把美国社会从一种商业利益居于主导地位的文明转变为实现共和国创建时期所揭示的民主和平等的理想的文明。

可想而知,批评家们对《华盛顿·欧文的世界》的看法褒贬不一,他们的评价常常是主要地取决于布鲁克斯的文化论述的实际内容以及其中所包含的他的关于批评的职能的见解。为了更好地理解本书以及批评家们对它的不同反应,需要简要介绍一下布鲁克斯的生平和他在上半世纪中关于美国文化和文学的论战中所起

---

1. 全书的其他各卷是:《新英格兰的花季,1815—1865》(纽约,1936),《新英格兰:暖秋季节,1865—1915》(纽约,1940),《梅尔维尔和惠特曼的时代》(纽约,1947),《充满自信的年代,1885—1915》(纽约,1952)。

的重大作用。

布鲁克斯到晚年时说过，他的全部专业生涯都是专注于解决美国历史的异化问题。<sup>2</sup>他用这句话答复许多批评家，包括他的盟友和论敌，他们认为他的一生著述缺乏统一性，认为他在船行中流时完全改变了方向和目标，此事发生在他的心理得病之后，卡尔·容格诊断那是慢性忧郁症，它迫使他从1927年到1932年停止了一切专业活动。

布鲁克斯在一度病倒之后确实改变了他的论调和态度。1927年以前，他的作品都是批评美国社会，说明它的失败，未能使文化理想和社会实际保持一致。布鲁克斯把这一倾向追溯到清教徒身上，他们信奉来世的、宗教的理想，同时又发展了商业的、贪得无厌的实践，只受最大利润的世俗目标的支配。1915年，经过两年的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熏陶并投身其中之后，他出版了《美国的成年》，此书成了美国作家一代新人的宣言书。他在此书中十分清晰地说明了美国文化的分裂，攻击美国文化的根源——清教主义，倡言要用一种新的“有机的社会”，具有像欧洲的民族文化的统一性和向心性，取代当今社会的异质性。<sup>3</sup>

此后10多年间布鲁克斯写出了对有代表性的美国作家的心理社会分析，《马克·吐温的考验》(1920)和《亨利·詹姆斯的朝圣历程》(1925)，主张这两位作家都未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艺术潜力，前者因为他始终留在美国，使他的汲取精神内在化了，后者则因为他情愿浪迹异国而深受如布鲁克斯所说的与家园“隔绝”之苦。简而言之，美国作家如果像吐温那样住在国内，他们的创造力就会萎

---

2. 威廉·沃瑟斯特龙，“序言”，《范怀克·布鲁克斯：批评家和批评他的人》，主编人，威廉·沃瑟斯特龙（华盛顿港，1979），第ix页。本文以后提及此书时简称“批和批”。

3. 詹姆斯·R·维特利，《范怀克·布鲁克斯》（纽约，1969），第36—38页。本文以后提及此书时简称“维特利”。

缩,如果不是这样,而寄身异域的影响也会予以摧残。他早期的诸如此类的研究,都是运用分析的方法,对文学成就的评判是慎重的。出现在他的笔下的美国社会和美国作家的命运是一幅阴暗的图画,但如埃德蒙·威尔逊在1924年所说,“你几乎是茕茕孑立,当你第一个开始写作,严肃地对待美国文学——尽可能严格地对它进行评价,参照其他国家的文学,以便督促我们提高我们的成绩”。(“批和批”,viii)。正是这些悲观的研究文章赢得了作家们和激进知识分子的敬仰,也正是在布鲁克斯写作这一批作品的那些年间,他积极地 and 别的文化界激进分子一同投入了一场争取一种新的现代美国文化的斗争。布鲁克斯经过一场神经疾病,得到痊愈之后,便开始写作《创造者和发现者:美国作家史》(1936—1955),此书最后成为一部从1800年到1915年这个时期的五卷本的研究专著。写作了这五卷书之后,布鲁克斯受到了指摘,说他改变了道德上和批评上的初衷,从“分析与评判一变而为描述与颂扬”。<sup>4</sup> 这一部著作的一般论调比起他先前的作品来无疑更为肯定,尽管其中当然也同样含有评判和温和的讥讽。<sup>5</sup>

导致这一论调上的变化的一大原因是布鲁克斯心怀一个不同的目标写作这一部历史,他说此书是为了“表明美国的诗文和生活的相互作用,”并要使一种特别的记忆复活起来,以便使活人的头脑得到滋养,也使活人的头脑感觉到具有进行创造的基础”(“批和批”,第227—228页)。这部历史是为了提供一种美国文化,以使创作者的努力得到支助而不是遭受挫折。那么,布鲁克斯不是颠倒是他原来对美国社会的谴责,说它贪婪成性,因此而对真正的创

4. 克莱尔·斯普拉格,“导论”,《范怀克·布鲁克斯:早年》(纽约,1968),据雷蒙德·纳尔逊的引文,见《范怀克·布鲁克斯:一个作家的传记》(纽约,1981),第292页。

5. 见雷蒙德·纳尔逊,《范怀克·布鲁克斯:一个作家的传记》(纽约,1981)中关于“创造者和发现者”的一章,第291—310页,其中关于布鲁克斯提出评判和批评的方法的讨论,以及关于他在此书中一般的艺术技巧的讨论。本文以后提及此书简称为“纳尔逊”。

造性是一种破坏了吗？也就是说，他是否不再是一个文学和文化的激进派，而变成了一个文学的保守派，一个“中产阶级的反革命领袖”了呢。<sup>6</sup>

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单一的答复，因为“激进的”和“保守的”这样一些词语，特别是在应用于与文化政治有关的问题上的时候，可以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当然，《创造者和发现者》这一套著作，以它对美国的政治和文化成就的广泛肯定，在强烈的国家观念高涨的时候对大批的读者具有吸引力。全书中有两册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两册出版于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早期的冷战最激烈的阶段。而这也只不过是说不论布鲁克斯的主观意图如何，他的作品有利于保守的目的。

同样也是事实，在这些年间，布鲁克斯对于具有试验性质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感到痛心，特别是出于詹姆斯·乔伊斯，T·S·埃利奥特，埃兹拉·庞德，以及其他激进先锋派之手的那些。但是艺术上的激进主义常常伴同反动的政治立场（庞德的法西斯主义，埃利奥特的保皇主义）。布鲁克斯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加上他未能践行学院派批评家所赏识的那种章句分析，可能比他在政治的激进主义方面的任何退缩，致使他的名声在自由职业的知识界中遭受更大的损害。

如布鲁克斯所声称的，把他早期的激进目标与《创造者和发现者》之间看作是一脉相承，也未始不可。我们可以通过在维多利亚朝代晚期的科学、社会 and 美学理论中研究他的学问的根源，而了解布鲁克斯的著作生涯的前后一贯，特别是他对异化的理解。他的学术上的师承系谱部分地可以上溯到如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和

---

6. 德怀特·麦克唐纳，“念念不忘利普斯”，《违背美国人的天性》（纽约，1962），第208页。



托马斯·杰斐逊这些美国作家。无疑正是这些作家形成了布鲁克斯和世纪之交的史学家和改革家如弗农·L·帕林顿和赫伯特·克罗利等人的理想。

布鲁克斯负笈哈佛期间，继而在欧洲逗留的长时间中沉浸于欧洲的艺术和知识文化之中而不胜倾倒。他受到的影响来自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哲学和进化论的人类文化学和社会理论，如马修·阿诺德和约翰·拉斯金在文化批评中所说的，也受到约翰·阿丁顿·西蒙兹和H·G·韦尔斯这一辈较年轻的自由派和激进派的知识界人物的影响。

上述诸人都从各自不同的方面批判英国中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文化，批判他们在知识界中的代言人即实利主义者所推演倡导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哲学。布鲁克斯的作品都是由于上述人士所主张的集体主义的社会目标而形成，由于他们用来促进这些目标的种族理论和哲学唯心论而形成，而尤其是由于黑格尔的逻辑（主张一切存在都是对立面的矛盾，矛盾的解决则是对立面达到综合）所导致的思维习惯而形成。显而易见，他也和他们一样看重文学的和艺术的文化，和他们一样认为它在缔造一个更好的，更富有人性的社会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一般说来，布鲁克斯对于他在欧洲国家所见到的同一性，重视传统、以及尊重文化深感倾倒。他痛感凡此种种都是异质的，个人主义的，贪得无厌的美国文化所缺乏的素质。

布鲁克斯诊断美国文化处于“有教养”与“无教养”，“贪婪的”与“创造的”，“理想主义的”与“物质主义的”两方面的危险的分裂状态，我们可以从这一点看出黑格尔的影响。跟黑格尔的信徒一样，他认为文化的康复只能有赖于这些对立方面的综合。

布鲁克斯对人类文化学的兴趣和当时盛行的形形色色的哲学理想主义十分协调，“科学的”种族主义对于布鲁克斯关于民族文化的解释发挥了决定性的学术方面的影响。大多数维多利亚时代

学术史的学者都知道,用生物学的差异解释行为、性格和文化等方面的种种不同之处,几乎是那一时期的科学家和人文学家所一致公认的。这是阿诺德·拉斯金、和西蒙兹经常运用的解释。赫伯特·斯宾塞和查尔斯·达尔文都笃信“获得性特征的遗传”,这使种族理论具有科学地位,而哲学的理想主义者和自由派神学家(他们常常是一身而兼之)也发现种族是一个最方便的根源,或者干脆就是种族的另一个名字,用来解释或者用来称呼灵魂、时代精神、或者民族性格。

获得性特征的遗传学说对政治的集体主义者特别有吸引力,不论他是保守的还是激进的,因为它主张个人的自觉体现了种族的集体经验。这一学说排斥了与社会分离的或与社会对立的自由而微小的自我的概念。莱昂内尔·特里林指出,种族理论“出自哲学家和语文学家的书桌,对文学的和半宗教的心灵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sup>7</sup>范怀克·布鲁克斯就是一个这样的心灵。

布鲁克斯在他的毕生工作中常常依靠种族主义说明文化现象,主要是为了解释不自觉的或受压抑的民族的与/或创造性的特征。例如,在他的最早著作《清教徒的酒》(1908)中,布鲁克斯声言美国人过分自觉也过分明理性地探寻他们的民族传统。他说,真正的美国传统是可以像“种族本能”一样感觉得到的(维特利引用,第45页)。在后来的著作中他也依靠一种种族理论,类似拉斯金的那种,认为美国的文化复兴有赖于一批直觉的创造家,一个“艺术家种族”的实现民族的自觉的能力。<sup>8</sup>

学者们新近表明,布鲁克斯对吐温和詹姆斯的研究依靠了伯纳德·哈特的《疯癫心理学》(1912)和威廉·特罗特的《平时与战时的人群本能》中的社会—心理学说,这两本书都提供了关于自觉的

---

7. 莱昂内尔·特里林,《马修·阿诺德》(纽约,1939),第234页。

8. 见他的《信和领导》(纽约,1918)中的文章“我们的觉醒者”。

半种族主义学说。特罗持、哈特和布鲁克斯所确认的“群众本能”就是生物学的良心的体现，与群体价值观念保持一致的本能。其他社会科学家和进化论者关于心灵问题也运用获得性特征的遗传学说去解释伦理学家所说的“照顾别人的行为”。<sup>9</sup>为了解释吐温的神经机能疾病和艺术的失误，布鲁克斯说，当吐温抑制他的“创造的本能”而提高了他的“贪得无厌的本能，即种族的本能”，他便把真正的个性消失在“人群”之中了。而且，布鲁克斯还认为美国的“人群”的贪得无厌的本能是一种文化的错乱，偏离了真正的美国的创造性本能，亦即他所说的“首要的本能”。他在总结对吐温的失败的分析时说，“在这些首要的本能与由于人群本能所起的作用而强加的信仰与惯例之间的斗争中，我们有一个心理冲突的生死存亡的战场。”（“批和批”引用，第 224 页）。

在他的一生工作的更晚些时候，他的半自传的《奥利弗·奥尔斯顿的意见》（1941）中，布鲁克斯解释过，唯一真正的文学出自那些与他们的“首要的本能”保持接触的作家。这种“首要的文学”具有威力与重要性，因为它“无论如何总会遵循生物的禀赋”，并且服务于“生命的驱动力”（“批和批”引用，第 231 页）。

现在是可以理解的了，我相信，布鲁克斯的异化概念和种族与生物的社会心理学所起的关键的作用，当他界定美国的文化问题和美国的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创作问题的时候。布鲁克斯认为居于主导地位的美国人的贪得无厌的文化把他们跟一切民族文化都拥有的真正创造性的首要本能割断了联系。美国的大作家如吐温和詹姆斯，都不免由于不同的原因而与“生物的禀赋”失却了联系，因此而不可避免地陷于心理冲突之中，未能生产出首要的文学。就吐温而言，他没有离开美国，其原因在于因为受到压力而选择了贪

---

9. 例如，参见 W·K·克利福德的关于“部族的自我”的概念，“论道德的科学基础”，《讲演和论文》，卷 II（伦敦，1879）。散见各处。

得无厌文化的价值观念。然而詹姆斯的失败则是因为他选择了出走英国。布鲁克斯说，“隔绝就等于毁灭”（“批和批”，第217页）。在他看来，詹姆斯的出走使他跟美国的生物学禀赋相隔绝了，也就达不到真正的创造性了。

威廉·沃瑟斯特龙指出，隔绝就等于毁灭，这么一个“浅薄而勉强的观念”居然也迫使布鲁克斯对他内心钟爱的欧洲文化掉头不顾，而从事建设一个“有机的”美国文化的伟业，也就是说，这种文化将会滋养，而非窒息一切形式的艺术的创造力（“批和批”，第217页）。尽管所谓“隔绝”也许确实是个浅薄的观念，然而它又分明在布鲁克斯的理论结构中担负了重大的作用，它对布鲁克斯的生涯中的决定性的转变的影响并非偶然。由于布鲁克斯对于生物学的和种族的创造性和文化成就的概念的深信不疑，在他看来，生活在“异己的”文化中的成功的创作生涯自然是不可想象的了，即使是像英国那样接近美国特性的文化也不行。

## II

布鲁克斯在他精神衰弱时对于美国艺术家的处境的分析，以及美国社会改革的可能性，确实显得一片暗淡。在文化领域，美国需要一个“艺术家种族”，他们既富直觉又富智慧，以克服美国文化的分裂，创造与贪婪的分裂，理想与物质的分裂、有教养与无教养的分裂，以及由于这般的分裂而导致的异化。那样一批真正的创造艺术家有助于建设一种集体的自觉，体现出真实的，然而尚未实现的创造性的高尚本能。

然而，那个时候的艺术家们的这种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

不论他们是在美国还是不在美国，他们都是跟他们的创造力所必需的种族的和生物学的特性相隔绝。布鲁克斯实际上是画地为牢，使他自己陷于绝境了。与他同时的年轻批评家和作家狂热地接受了布鲁克斯关于美国的问题的陈述，但是他们又不免跟他的新人文主义的对人们同样地感到困惑，因为他未能提出一个解决办法（维特利，第 83 页）。

布鲁克斯正好在病倒之前开始了寻找一个解决办法而进行工作。他动手写作一本埃默森传，一个艺术—批评家，他把他的文化的分裂的冲动加以合成，坚持了一辈子成功的创造性工作，保持了美国的特性。<sup>10</sup> 这本作品是他为创造一个“有用的过去”而进行工作的一个内容，所谓“有用的过去”就是一个有机的传统，它为艺术家提供一个代替当时主宰全国的贪婪的实用的文化的另一种选择。写作《创造者和发现者》只不过是这个计划的延伸。在《美国的成年》中布鲁克斯可以说是已经隐而不宣地抓住了他为写作这一部著作而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实现一种对美国文化内在传统的自觉：“人民好像是一卷藏有暗码的羊皮纸，”他写道，“必须将它对着火光摊开，它所隐含的重要意义才能看得出来。”而且，跟他所崇拜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师们一样，布鲁克斯也有必要用他的作品把他所想象的自觉公之于世，也就是他正在塑造的艺术家们的开明民主传统中所描写的自觉：他的文学史著作要体现大量的研究，但是又要“好像艺术作品”（维特利引用，第 119 页）。为了如此实施他的写作计划，布鲁克斯曾经决心，如他在给马尔科姆·考利的一封信中所写的，“按照美国特性”生活（“批和批”，第 230 页）。

事实上，布鲁克斯无意写一部传统的文学史。他在《美国的作家》中写道，“一本拘束于‘形式’的文学史就是要使一种谬论代代

---

10. 根据马尔科姆·考利，布鲁克斯原来看中沃尔特·惠特曼作为研究的人物，但是听说惠特曼是个同性恋者，便把他搁开了（“批和批”第 220 页）。

相传：书本养育出书本，通过无玷的怀孕。实际上是人养育书本，生活养育人，书本养育生活，通过生生不息的相互联系和异体受精，所以在任何一册文学现象和力量的记载中都不可缺少一个社会历史的成分”（纳尔逊引用，第 292—293 页）。

布鲁克斯的方法的这些方面，他的行文的创造性艺术手法，他集中注意艺术家与社会及与别的艺术家的关系，以及他光明磊落地站在他认为是属于杰斐逊的和开明的传统的作家一边，都是《创造者和发现者》这一套著作的特色，自从此书出版以来，受到的批评和赞扬也都是由于这些特色。

詹姆斯·维特利就布鲁克斯此书各卷的写作技巧提供了出色的说明：“方法……是与主题和目的结成一体的：使昔日美国的真实面目，美国作家之间的传统，重现于世，而为人所共见。布鲁克斯并不着重说明那个传统，他只不过是把它提出来以显示其确实存在……每一个作家都在连绵不绝的美国经验中有一席之地，积累而成为布鲁克斯的全书：作为一种行会之一员的作家的历史——与其他美国人不同的一个类别，又是其他美国人的历史中的一部分。作家们和其他美国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些擅长思考，感觉敏锐，并把他们的思想和感受写出来的人。他们是把他们自己的个人性格跟美国的独特性格相啮合的人：他们这些人都把自己天生的风格献纳到形成一个民主的文学风格中去”（维特利，第 120 页）。

·这部书的每一卷中布鲁克斯都详细叙述了一个特定时期中美国的一个或数个地区的创造力周期（布鲁克斯受德国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彭格勒的有机的文化周期学说的影响）。在《华盛顿·欧文的世界》中他描写了 1800—1840 年间革命后最早阶段的文学活动。本书的各卷对这个阶段和地区的主要美国作家作出了详尽的介绍；在这一册中，有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威廉·卡伦·布赖恩特、威廉·吉尔摩·西姆斯，埃德加·爱伦·坡、托马斯·杰斐逊，当然，

还有华盛顿·欧文。可是他也讨论了一大批次要的文学人物和画家，生物学家，政治人物，以及哺育了这些创造性人物的地区性的局部文化。

这一卷著作的学术核心在于布鲁克斯对于杰斐逊的政治理想的肯定，他认为那些理想是美国传统的实质：“比任何人都要略胜一筹，美国式的政治信条首先是被某一类型的弗吉尼亚人所构想出来的，也就是以杰斐逊为代表的庄园主，姑不论他们别的什么身分，他们都是在他们称之为‘森林’的内地深深扎根的”。<sup>11</sup>布鲁克斯在这一段话中表明他自己效忠于一种美国主义，其代表人物的文化根源都是在乡村的和农业的美国。这个观念和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当时很有影响的一番说法相一致，他说美国的民主传统是由边疆地区的美国人的独特而绵延不绝的经验锻制出来的。这样一种理论忽略了杰斐逊和其他美国政治理论家受惠于英国和大陆作家的巨大的思想内容，它也小看了城市文化在锻造民主传统中的作用。

布鲁克斯认为这一传统遇到的反对主要来自美国联邦派分子，有美国人也有“英国人”：“他们谁也不相信民主政体，他们共同统治着批评的头脑，不仅是在新英格兰，而且在全美国”（“欧文世界”，第47页）。杰斐逊（和布鲁克斯）的对立面是联邦派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马歇尔。他说马歇尔在最高法院院长任上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保护财产，繁荣工商，——照联邦派的说法就是稳定秩序；为了创建一个国家，使其有可能呱呱坠地，并维持其生存，他们的努力无疑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国家的躯体，杰斐逊一边的人则赋予这个躯体以灵魂，因为他们关切的不只是国家的生存，而是要建造起一个独具一格的伟大国家。联邦派的人沿袭欧洲的那些形式；共和派的人则设计和发展出植

---

11. 范怀克·布鲁克斯，《华盛顿·欧文的世界》（纽约，1944）第80页。以后在本文中简称“欧文世界”。

根于美国人民的习俗和历史的各种形式。他们代表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中的全新的人们”(“欧文世界”，第 81 页)。

形成布鲁克斯的全部历史的就是以善良的、农村的杰斐逊派为一方和以商人的、物质主义的、城市的联邦派为另一方的两派之间的富有戏剧情趣的较量。在这一段时间中他给予了联邦派他们理所应得的评价，同时他也明白无误地认为联邦派的哲学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早已成为过去。戏剧情节有时候会产生良好的艺术效果，但是它常常过于急切地把历史真实简单化了。这一卷作品和全书的其他各卷一样都曾受到过批评，当然是很有道理的，就是为了诸如此类的简单化和歪曲事实。因此沃瑟斯特龙便说《创造者和发现者》“既是一个出色的成就，又是一本有害的作品”(“批和批”，第 229 页)。

随着时间的逝去，越来越多的批评家懂得了布鲁克斯一番艺术上的苦心，他们也就更加产生怀疑，他是否有可能写得出不偏不倚的、客观的历史。除此以外，他们也承认了这几卷著作的不寻常的学术成就。“读过了他所找得到的一切资料”，沃瑟斯特龙写道。

布鲁克斯把一大批已登鬼录的人物重现在公众的眼前……如果布鲁克斯不是期望过奢，而只求在美国的读者和作家的脑子里复活起某种种族的记忆，考利的高见必定会得到普世的首肯：这几本书引起了“我们对美国历史的评价的革命性改变”，也引起了“我们对未来的看法的根本改变”(“批和批”，第 232 页)。

确实，在整个这一套著作中布鲁克斯以小说家和说书人的眼光，以流利晓畅的散文，表现出一个活生生的世界。文学批评少有写得如此艺术性的，达到如此效果的。其中还含有为读文学的人所不可或缺的无比丰富的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如布鲁克斯所说，文学的观点(其实一切的观点莫不如此)“都是由持有它们的人们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所决定的”(“批和批”，第 140 页)。自然，布鲁克斯的作品也是如此。



重要的是务必记住,当你赏读其引人入胜、学识渊博的文章时,这整部著作中是饱含了民族主义的激情的,这激情有一部分受到了当日的科学上的种族主义的鼓励。此外,他的文章也受到一个特殊的“神话”的左右,就是关于田园牧歌情调的,杰斐逊的民主政治的神话,它对布鲁克斯那一代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和文学史家有着强有力的影响。这本著作对城市文化,对妇女和少数地位的文化,乃至对比较保守的作家的贡献都是不公正的。但是这个神话“中的事实比重和高明的叙述足以使它令人信以为真”(“批和批”,第130页)。

赞美布鲁克斯的《华盛顿·欧文的世界》及《创造者和发现者》其他各卷的成就的人都是由于承认他是一个艺术家,又是一个创造性的史学家而这样做的。他是一个埃默森那一路的热心的学人,在这一部书中,“找到了施展他的天赋的用武之地,做出了真正的成就;这儿是他的最精美的艺术作品,也是他对有用的过去所做的最大贡献,他还希望由本书的写成而终于使我们的文化得救”(“批和批”,第207,209页)。所以,此书是布鲁克斯的成就。他是个善于幻想的学者,自觉地为了促进民主的事业而创造了一个有用的过去,其中的人物就是一批与杰斐逊、埃默森和惠特曼的传统相一致的作家。不论这五本书有哪些局限性,或者排斥了哪些好东西,布鲁克斯也许果真是进行这种努力的第一人,他要求理解并为之鼓掌喝采,一代前人做过的工作,为了创造一个他们自己的有用的过去,按照他们自己的关于民主传统的观念,锻造他们自己的历史。他的潜心研究做出了一个献身学术,勤奋不辍、艺术完美的榜样,别人难望与他并驾齐驱。

迈克尔·S·赫尔方  
(Michael S. Helfand)